呂子評語

呂子評語正編卷十七

論語憲問第十四

憲問恥章

兩穀字。心術則同。意思自別。

總而言之。只是貪祿兩字耳。然如此說。便是儱侗。須見得邦有道之穀。自有一種議論。一種面目。邦無道之穀。又自有一種議論一種面目。而其心術則同也。

邦有道之穀。固有以蓋原子。即無道時。但知潔身之爲非穀。而不知行義救世之非穀。即乘田委吏亦非穀也。但存詭時不恭之心。以行其安身自利之術。則大小皆穀矣。須看透後世庸臣巧宦與徵君高士。同一肺腸。

克伐怨欲不行焉章

有克伐怨欲而不行，與渾然天理而自無克伐怨欲之可行，其境界自是天地懸隔。不必說不行到底有行，即終身制使不行，愈見其難。於仁字究竟懸隔。譬之禪子謂坐亡立化，即不無，若論先師意旨，猶未夢見在也。

人欲淨盡，天理流行，八字是仁字全象。然必人欲淨盡，而後天理流行。未有人欲不淨不盡而天理得復者。天理本吾心固有，故可曰流行。人欲本非所宜有，故必曰淨盡。今于四者但曰不行而已。則其根荄隱伏于中，而天理反強制于外。伏于中者為主，制于外者為客，以客壓主，其用力甚難。若謂將以久勝之，亦必至使四者內消淨盡，無可行者，而後可言仁，斯亦難信之事矣。豈得謂不行為為仁之道盡是，故聖人不許不行為仁，止爭淨盡與不淨盡，不是安勉之分。安勉之分，已是流行上事，非淨盡

上事也。誤認不行是勉強工夫。粗甚矣。

不行只是外邊阻遏。不是拔本塞源。究竟根株在耳。須與剗盡。方得私欲淨而天理行。查滓消而本體見。非安勉天人之分也。當別之。

時講動云仁是自然。不行是勉強。所以不許。此說繆也。不行只是不盡克。盡則勉強亦仁。所爭在留根與不留根耳。與自然勉強無涉。吾不知。是切實語。是鞭策語。不是鶻突語。不是截斷語。要之從不行處合下埽去便是。故曰可以爲難。先難後獲。正好從此用力。

陳龍川 事之遠於人情者。其爲行甚高。聖人未嘗不服。而卒不敢信。恐其能自守而不能爲世用。云云。評 有甚干涉。總是仁字不解耳。原子正爲求仁。務克去己私。故以此爲問。克伐怨欲皆

心之害。非心之用也。其功夫未嘗不是。但不行二字有病痛。故夫子許其難而不許其仁。然不行四者固未得爲仁。而四者俱行。其爲不仁可知也。今將原了橫派入絕情滅性一流。失之遠矣。然道不着原了其病猶小。竟認克伐怨欲爲世情不可少。甚而謂仁者必以用世通達爲是。不必屑屑於去累絕慾。乃病之大者矣。

[illegible]聖門之學求仁爲宗。[illegible]仁難言。故問者多。聖人未嘗以之立言也。[illegible]論仁亦不一說。有精密嚴謹之教焉。有廣大流行之機焉。在聖人偶舉。無所不可。[illegible]聖言遠如天。近如地。滴滴落窠槽。非禪家語何比也。[illegible]驟使不行而曰可以爲仁也。此亦似夫子克己爲仁之說也。[illegible]克者內藏不行者外鍵。正相反耳。以爲似。只是看得克己粗也。[illegible]天下之不行克伐怨欲者。必有能行

克伐怨欲者而後至也。[評]他道作用是性，四者正不可少耳。[又]若遂以此爲仁，則是乾坤有嚴寒之骨幹，而不必有和暢之血脉。其弊亦不可勝言者矣。[評]說倘不行，使有根在，旋剗旋生，東沒西出，故未許其爲仁，正欲其斬盡根株耳。非欲其脫體解索也。評友夏謂如此，又將何處名理障他，規矩縛他，不知其厭苦名理規矩，却正被彼宋名理所障，規矩所縛耳。以不行爲苦，其病猶淺陋可見，看得行亦無害，正有縱橫妙用，則亂道甚矣。然此是其學之本領，說來必到此地。

子曰有德者必有言章

爲學與觀人二義並括，爲學畢竟是急，崇禎癸未多屬用人者說。

貪與後陳鴻麗耳。

必有下得斬絕，不必有下得微婉，語脉間卽須體認出聖人中和

之氣。忠恕之情。

曰必有。則無言勇之非眞德仁可知。曰不必有。則言勇亦非定無德仁可知。其理本自明白。卻被講作用者要周旋言勇。反將德仁看似或亦不必有言勇者。則謬甚矣。

論德仁。便是辨言勇。聖人則何自于於刪抹一邊不得。若謂所重在德仁。則又何消說得。

讀大全說聖人貴有用之學。故亟辨其本爲。註見處祇在作用上。故要重德仁。說來都反重言勇。其病在看得有德仁之言勇。與不必德仁之言勇。只一般耳。須知兩樣言勇便不同在。

後世學術事功。不出清談與作用二害。敗國亡家皆緣此輩。只是無德不仁。不是欠言勇。

南宮适問於孔子曰羿善射奡

躬稼言其德業。非言其窮約也。故上半句不妨儘力𢿙揚。與隱顯激昂語不同。

夫子南宮适同一見解。然夫子自有夫子見解。南宮适自有南宮适見解。

【趙滄文】君子之與小人所分者善惡。而所共者成敗禍福也。【評】只此句看得分明。便有壁立千仞之意。【又】人之所能爲者人也。而其所不能者天也。天之所能爲者天也。而其所不能者人也。【評】天人分界處清楚。是聖賢語。方覺果蓏癰痔之論。眞是駁難【又】明天人之理。天固無所屑其求。而吾亦奚至於求。苟可以死則死焉而已。苟得有天下。則亦有焉而已。【評】聖賢只有個是字。死是死可。有天下是有天下可。【又】羿界自有所必不可爲。禹稷自有所必不可不爲。不在乎得其死與不得其死。得天下與不得

天下也。評此理今日無人道。道亦人不信也。奈何。
彼釋氏以虛無之說。網羅高一層人。以果報之說。網羅低一層人。
若此節書看得不好。則二病俱有。羿奡不得其死。禹稷有天下。
若講得錙計寸量。便如功過格感應篇相似。孝順父母也。算幾
功。螺蚌放生也。記一善。這箇意思熟落。則舉念便是惡。善根纔
絕也。於是聰明人即從此中翻出一種意思來。悉舉善惡禍福
之說而歸之於無有。莊子所云知其無可奈何而安之若命。是
人事可不修矣。若不會透出之意。看得如一重公案相似。便差
入那裏去也。正誼不謀利。明道不計功。董子之後。至程朱始發
明之。今人不聞此等議論久矣。安望人心之反經耶。
佛氏喜言果報。以其說易窮也。遁而為輪迴。無對會破收。可謂巧
矣。然禪宗已心知其非。轉而曰不落不昧。脫離生死。直至無言

可說愈巧而愈窮。只是奈何他不下耳。莊子曰知其無可奈何而安之若命。此卻是不安命不知命也。於此稍有疑。將夫子不答南宮适出亦落公案矣。

大似禪家公案。著一句討脚不得。然禪家只要截斷思議路頭。連他默然良久休去也隨做隨埽。留不得影子。聖賢只是道理到至處。更多著言語不得。却正要人思議。那和叔謂無可說。程子曰無可說便不得不說。此却是儒門公案。能於此叅箇粉碎。方許他具一隻眼。

章世純文 凡見不善而無譏者。近於悅其事也。近於悅其事。殆於以身為之也。見善而無譽者。近於不悅其事也。近於不悅其事。殆於以身遠之也。**評** 世間大約此輩居多。近且流傳衣鉢矣。世教衰。人心壞。只是一箇沒是非。其害最大。看得孔孟老佛程朱

陸王都一般並存。全不干我事。善善惡惡之心。至此斬絕。正爲他不尙德。無君子之志也。纔欲爲君子。如尙德。定須討箇分明。如何含糊和會得去。讀此不禁慨然。

子曰愛之能勿勞乎章

以理論之。愛則必勞。忠則必誨。但以人心言之。則容有不勞不誨然其心未始不自以爲忠且愛也。總之人不患無忠愛之心。特患不學無術。誤認以不勞爲愛。不誨爲忠。不知壞卻多少事。夫子所以發明此義。欲使人去其私心之蔽。得其天理之公。因忠之愛之之心。以講求所以勞之誨之之術。纔是有關世教議論若云愛則自勞。忠則自誨。則是合下如此。更何煩聖人之灌灌乎。

勞中看愛。誨中看忠。只是深一層。未嘗分兩層也。

天下酌中將就之說皆至性之薄。

伊川之諫折柳。紫陽之誠正。直是聖人之忠。

【總評】教誨之名。先知先覺之任也。【講】至義看。伊尹相湯訓太甲。是誨之至者。直從樂堯舜之道來。【又】天性既真。血氣自強。【講】忠字只看做天性都不盡。忠固是真性。真性得學力乃盡。其不由學而得者。生質之最上。不可以律乎人也。正希爲良知之學。故視學問即爲義外耳。

【陳際泰】人臣諫君易。誨君難。【講】誨與諫總是責難。不必強生差別至此。謂誨與諫有不同可也。謂諫不如誨。更無此理。

子曰爲命章

春秋時辭命原重。然只是爲國之一節。在鄭則全賴此以立國。夫子所以特取之也。

四句原無歸重子產意。

或問子產章

首節

不是惠之道理。必須嚴猛爲用。子產之惠。却必須嚴猛做成。

黃陶菴曰鄭之行惠。與他國異。子產之行惠。與他相異。向非明足以察。勇足以斷。則仁亦不足以守也。[illegible]或謂此三語太過。曰子產於三者。只小樣耳。他却是以智勇行其仁。[illegible]吾是以知名法家之於人。亦非無恩者也。[illegible]此却不然。名法家直是無恩。即有亦是機詐。

問管仲節

奪伯氏云云。是夫子特舉此事表微之意。

陳子龍[illegible]記古來人臣有大功而厚自奉養。然終其身無患者。

惟敬仲與汾陽耳。武侯執政任怨不下管仲。然田數頃桑八百株。與三歸駢邑異矣。後世情日險而勢日危。人臣惟飭身清素而後可以任怨。如管仲者。英雄之盛遇。不可法也。若夫內貨貪汚。外矯廉潔。而無纖毫之功。有丘山之惡。猥云不怨者。吾不知其所終也。【論】飭身清潔。自是人臣分誼當然。敬仲三歸旅樹反坫。夫子固斥之矣。豈英雄當在倫理秩序之外哉。汾陽自是武臣。其奢侈非竟不足法。若謂後世情險勢危。故當用清素。則似奢侈其本然。而清素乃世法不得已矣。且汾陽時危險已甚。何又獨可耶。當時執政以小廉邀主眷。以排擊清流。而聲氣中又多豪奢不簡之才。諸賢方倚爲用。先生所云。亦有爲言之耳。

附此章文

分論列國之材。皆以表微也。蓋子產子西管仲。當世稱之熟矣。然

子產之德隱於刑子西之名浮於實管仲之功掩於罪非夫子
各為論定焉三子亦幾無以自白哉聖人之論人非求異於衆
也各就其平生而權衡之或畧焉或詳焉使其人自為質亦足
以大服其隱而已矣列國執政之材如鄭之僑楚之申齊之晏
子非皆稱賢大夫者哉或人連類而及之未必無優劣之見者
存也而夫子或斷以其心焉或限以其品焉或定以其學焉無
優劣之見者存也而優劣已較然其不可易今夫子產則察以
斷者也當其鋤强族鑄刑書威則於必立不避貴者之讐法則
於必行不干賤者之譏跡其所為不幾與後世天資刻薄之人
同所操之術哉然後世用其術以强國而子產則用其術以愛
民以其術强國者數十年殺僇之逆於是乎開以其術愛民者
數十年生聚之氣於是乎厚操術同而所以操術之心不同也

至於今。術去而心獨存。由其心以思其所操之術。蓋委曲繁重以求達吾不欲委曲繁重之意。意亦良苦也。惜乎以王者之心行霸者之術。純王則仁矣。純霸則忍矣。雜乎王霸之間。則惑而已矣。若夫王之所必外。霸之所必詘。君子之所不道也。即賢如子西。又何以稱焉。吾觀其人。知辭位之爲義。而不知僭竊之爲大不義也。知修政之爲禮。而不知毀夏之爲至無禮也。其始也不難舍楚之千乘以成名。抑何廉也。其卒也不能忍鄭之一賂以賈禍。又何貪且愚也。好名之士。敗於簞豆類如是矣。然而夫子不著其說也。彼之云者。以爲是烏足以當吾責備焉耳。然則名之易敗也。心術之不可知也。若管仲其人者天下固奇其才。而吾黨每深求其隱。得毋重疑其心而名幾易察乎。不知仲之罪。在後世效其罪者之事。而仲之功。在當時服其功者之心。大

抵王者之服人也。使人自忘。教化神而政令簡。故被其恩者不以爲恩。而寒暑怨咨。無損於覆載之大。伯者之服人也。使人不忘。功過明而賞罰必。故受其怨者亦不以爲怨。而死生感泣。反深於放廢之人。今即觀於奪駢邑一事。至蔬食沒齒而無幾微怨恨焉。伯氏獨非人情也哉。以是知其功之不可掩。而才之不易得也。夫雜乎王者。尚有不求其白之懷。惟操之者太急。故必怨詛於始而歌誦於終。子產是已。純乎霸者。亦有深入人心之處。惟留之者無餘。故雖愧屈者固多。而匿詐者亦不少。管仲是已。彼子西者。既無王者求仁之心。復無霸者服世之術。以是卒及於亂。又何足與二大夫較量優劣也哉。

子曰貧而無怨難章

此節是聖人降就世情上說。

貧而無怨未是向上至處聖人就人情順逆間放下一步立論云爾。

無怨中境界正不一。有天性恬淡之無怨。有血氣激烈之無怨。有學者刻厲之無怨。有聖賢樂天安命之無怨。然此節却是泛論常人之情。不是說無怨學問品詣。

唐順之[illegible]云云

評 吳昆麓批云。非無怨者不能爲此文。按荊川先生性最淡潔刻苦。布袍疏食。夜臥一木榻。不設重席。且淸癯多病。其封翁憂之。托王畿龍溪爲之解說。畿乃謂天下人以戒定慧救貪嗔癡。荊川當以貪嗔癡救戒定慧。荊川倘然受之。夫荊川之淸。與封翁之慈。皆明德也。畿不告以仁孝中正之道。而漫爲邪禪無道之言。惑誤荊川。小人不能成人之美如是夫。然荊川之恬淡刻勵。幾於無怨。固爲難矣。

子曰孟公綽爲趙魏老則優章

公綽優爲處。即是其不可爲處。人皆以廉靜貼優爲，短於才貼不可爲。吾謂短於才亦是優爲趙魏老，廉靜亦是不可爲大夫。

公綽非不賢也。特爲大夫則不可耳。如孔圉王孫賈，豈反賢於公綽哉。然而卻可。如此看意思方滿。

看註云然則公綽蓋廉靜寡欲而短於才者。是因聖論而知公綽之爲人。一也。因知家國之任異宜。一也。因知用人者。得其宜則中材成功。逆其長則豪傑失職。一也。此皆言內之蘊也。

子路問成人章

首節

一若字貫四之字。

若臧武仲之知四句讀來何其鄭重而作家視之以爲無有只備得成人作料耳。用作料尚在下句。此四句只一若字是實

禮樂原自德性中來。

文字中有分有合。各成其爲知廉勇藝。分之說也。渾化其爲知廉勇藝。合之說也。

兩箇亦可以爲。是遞降語。

至聖人方可爲成人。雖程子推原說。然却是第一節亦可二字意思。

曰今之成人者何必然節

註於上節亦可以句。謂非其至者。就子路之可及而語之。則次節之爲子路所已及可知。曰。今之成人者何必然。自是渾之之說。要之聖人何故又作此每況愈下語。此中便有抑折子路得意

處有激奮子路進取處見聖人用處心切。
大抵負約之人不待久而遂忘方其言時本非實心則響未寂而
中已忘矣久要不忘只在此心上勘驗
子問公叔文子於公明賈章
[illegible]聖人取善惟恐其失之也汲汲焉採接於風聞之間而
推駁於彼已之際蓋不特三代直道之人心宜爾而異地相懸
悅正情有此念可託相知者[illegible]明此意可見人慈柔備苛論古
人只是自己卑淺而薄待古人耳。
周旋文子公明賈太刻反失聖人語氣三乎字畢竟疑詞謂夫子
求詳其實非譏薄人意是也謂夫子是幸許厚意却非也聖人
不信處極明却正極厚纔著一分周旋即失天體
公明賈對曰以告者過也節

夫子時然後言六句。口氣極輕而理極大。

輕口角說大道理。若不自覺其費欵者。語語對上三不字。

其然是初聞賈語。欲信而疑之詞。其語極突。其聲極疑。時人即於此兩字中。寫得夫子日動言笑。陽許陰否。全無聖人與人樂善之意。此其所失。又不徒在辭氣之間而已。

其然豈其然乎。不患不委宛曲折。正患太委宛曲折。鼻頭弄舌。寫得聖人不是世情滑漢。便成尖酸薄子。此正是時下人心軟媚無骨。病根流露處。豈得謂之語摹口氣乎。須識取溫而厲威而不猛恭而安意思方得。

子曰臧武仲以防求爲後於魯章

全節之眼在一以字。以防要。求後輕。求後且不必。況以防乎。況後則尚可。以防則可誅矣。

子曰晉文公譎而不正章

譎者不正而似正也。

桓公之正猶是王道之末。

桓公正而不譎處極贊歎不得其分寸只對照晉文講。

子路曰桓公殺公子糾章

【講此節文】君子之所謂義於其必然者可定其所處其出於可以然可以不然者則亦聽夫人之自行其意而已管仲召忽之事是也【註】聽自行其意便亂道當云自審其宜此所須於權也【按】內無所承上不稟命則二公子皆非當國者也而分均以年年均以德則小白猶當國者也管仲召忽當以先君之義謀國而以宗廟社稷之重處事子糾不可則以公奉小白而稱義以止子糾不出於此而輔之以爭則二臣者皆得罪先君得罪於宗

廟社稷者也故管仲召忽之是非當於此時論也且於子糾無
成桓義滅親之後而是非之論無所置之矣[illegible]是非隨時有定
豈有無是非之時哉但是非有至精者爲難辨此非聖賢不能
斷之盡耳春秋時凡公子皆各有傅有變難則其傅與臣僕奉
之出亡例也亡公子在外各求納其傅與臣僕竭忠爲之謀入
亦例也管召爲子糾之傅非齊之家相侍從之執政大臣其義
但當奉糾出奔安得責之以爲先君社稷謀擇其可者定策援
立惟我所興廢哉况鮑叔牙先奉小白奔莒矣故管召但有從
亡之義無主議廢立之義不當於此時責其非也况謂之傅則
必先君命之矣豈可逃乎晉荀息不食其言春秋義之卓子亦
非當爲君者也夫子許管仲之功別有大義若仲無此功則非
莫大矣子路子貢之論未嘗非正以此觀之安得謂子糾死時

無一定之是非哉。其意總欲出脫管仲可以不死耳，不知如此說，既失身於前，又失節於後，徒增管仲一非耳。

子路子貢兩章，發明皆責其失節，而夫子兩答皆只稱許其功，而未嘗出脫其不死之罪，以其罪原無可解也。若有可解，夫子必早辨之，不留待後儒發明矣。總坐不懂夫子大旨，其意終疑立功不足以贖失節之罪，故曲為之說。不知管仲之功，非古今功臣之功所能比也。看下章自分明。

子曰桓公九合諸侯節

九合諸侯，桓公之志事，然桓公只解兵車以合之耳，不以兵車而合諸侯，此方是管仲之妙用，仁者之功也。

子貢曰管仲非仁者與章

此章孔門論出處事功節義之道，甚精甚大。子貢以君臣之義言

已到至處無可置辨。夫子謂義更有大於此者。此春秋之旨。聖賢皆以天道辨斷。不是夫子寬恕論人。曲爲出脫也。後世苟且失節之徒。反欲援此以求免。可謂不識死活矣。無論若輩即王魏事功。安得据管仲之例乎。

聖人此章義旨甚大。君臣之義域中第一事。人倫之至大。此節一失。雖有勳業作爲。無足以贖其罪者。若謂能救時成功。即可不論君臣之節。則是計功謀利。可不必正誼明道。開此方便法門。亂臣賊子接迹於後世。誰不以救時成功爲言者。將萬世君臣之禍。自聖人此章始矣。看微管仲句。一部春秋大義。尤有大於君臣之倫爲域中第一事者。故管仲可以不死耳。原是論節義之大小。不是重功名也。惟誤看此義。故溫公以簒弒之魏。當正統。亦謂曹操有救時之功。遂以荀彧比管仲。蘇氏又以馮道擬

之。此義不明。大亂之道矣。

首節

管仲非仁者與。爲頭一句。事理未露。然子貢却先有下文纔有此語。是倒裝句法。因下文而辨其非仁。不是論仁而以下文少之也。

非字嚴直與字寬婉下文只是非字勘斷此與字中却有許多律例此依駁辨在。

子曰管仲相桓公二節

管仲之功。非猶夫霸佐之功也。齊桓之霸。非猶夫各盟主之霸也故余謂註中尊周室二句。只作一句看。方與白文意合。若將尊王另分在僭竊上說。此功不足贖忘君事讐之義也。然先輩都如此說。亦不止一人之疏。要之此一段道理先儒不曾經歷講

究固難曉然耳。

【艾南英發】僖公在而惟所命歟。羣公子無宮僚之制。則君臣之分未定。而師傅之誼自尊。從公子者。非委質之例。則羇旅之誠已切。而殺身之情可緩。【評】此論不妥。從亡即有君臣之義。【駁】使僖公之身尚在。衆夷吾也。鮑叔也。將遷以他屬而更置焉。朝屬之糾而官之。夕屬之白而官之。仲亦不得而自主也。【評】此段于子自云。當時公子官屬。不知如何。然亦說得有理。余謂無理。僖公命傅糾。未嘗命臣白。僖公尚在。則不得自主。僖不在。則當以初命爲正矣。【駁】社稷無事。而私門側室之黨立。此於渙羣之公固已非矣。【評】難說此太平話。鮑叔先奉小白奔矣。小白亦庶子也。【駁】一姓相承。未有鵲烏革命之變。此何與非先君之裔也哉。【評】當時諸侯公子。例皆自爭立耳。原非革命之比。如晉諸公子之

亂豈可以苟息爲小諒而以卻爲達節耶。彼匹夫匹婦者見理之識必殊。而自持之信不必精。故不可死而死耳。可以無死耳。非不可死也。諒亦不至於死。

聖人論管仲。只許其功。並未嘗有一言及於糾白之是非也。故程子曰。管仲不死。觀其九合諸侯。不以兵車。乃知其仁。若無此。則貪生惜死。雖匹夫匹婦之諒亦無也。朱子曰。仲之意未必不出於求生。然其時義尚有可生之道。未至於害仁耳。又曰。召忽之功無足稱。而其死不爲過。仲之不死。亦未嘗害義。而其功有足褒耳。固非予仲之生而貶忽之死也。此三條最分明。所謂匹夫匹婦之諒。亦以其後之功蔽之。則此一死直小諒耳。故下箇豈若字。謂其不死又過於死也。非指當時原不可死。死即匹夫匹婦之諒也。論者於此旨未徹。多欲曲爲不死出脫。即程子兄弟

之說愚猶以爲多此一節。然其義猶正大。今云爲傅從亡。與委贄之臣不同。又云。是陪公。公家之臣。非公子之臣。故原可不死則尤爲害理。如此則王珪魏徵高祖倘在。亦君臣未定。高祖改命太宗爲太子。即王魏知有唐而已。又何以有罪律之乎。

一匡之功自大。一匡之本領自假。

公叔文子之臣大夫僎章

首節

梁公被薦而不知。師德及門而終抑。宰相須具此器識。記同升而不記其薦賢。正見文子大臣作用。大臣風度。

子聞之曰節

是美文子之事。不是辨文子之謚。若認眞據與僎同升事。牽合於字謚法。作一篇駁議覆議。豈聖人立言意乎。

即此一事已不愧文子之謚夫子表微則有義理不爲衛人改定謚議也。

此非翻前謚文子之不足當文亦非謂修班制交都不屑之可議只是就文子生平舉其義之重者莫如此事足以質其謚耳不是辨文字辨所以爲文者辨文子之所以爲文者也。

可如制可之可下來是活動都是一定之斷孰可之孔子可之也孔子如何得可之從天理可之也此便是春秋天子之事。

文字兼可字尤重重文字者著眼只在文子重可字者著眼不係在文子越見得聖人立說義蘊淵遠以爲矣三箇虛字神理亦無窮。

子言衛靈公之無道也章

靈既無道二臣又非仁賢即謂靈明於用人其明幾何謂二臣[illegible]

其才。其爲才幾何，然而可不喪者，各當其才故也。重在當字。

【陳戎龍文】儒者之說，則以修身飭行爲主，而人主之所急又不專在此。【評】孔子儒者之祖，平生不戒人主以修身飭行爲本，奈何譏訶之哉。【又】假令齊桓無管隰之佐，晉文無狐趙之徒，則雖不負婦人而欲，不納懷嬴於室，亦不至於霸。【又】此固快論，然使桓文能修德以用賢臣，止七霸功哉。【評】衛多君子，靈公何以不用，蓋君子者治國用之，則益其治；亂國用之，未必救其亂也。【評】君子只恁輕相若，只好治國用，亂國無足用，則非真君子矣。本義只就衛靈之不喪而推論及其能用才，倘有此一著，足以不亡耳。非謂人君所重在用才，而不妨無道也。衛多君子，靈公若能用之，豈止不喪，僅能用不賢之才，而不能用君子，正坐不能修身飭行以知人耳。由是言之，即謂人主以用才爲急，尤不可不修

身飭行明矣。豈可訶儒者之論爲迂濶乎。此論有害世道不小。

亟辨之。

子曰其言之不怍章

言過其實。所以預知其敗。

不待其爲。只在言時。已知其必難。理固如是。然此是對面人說。語

在其人身上講。原自有踐不怍之言之難處者也。只在言時說

竟。道理便有不是也。

陳成子弑簡公章

【[illegible]】魯之三家。無與於田氏。夫子之一告。不特正討賊之大義。

且陰消其禍心也。【講】弑君人倫之大變。法所必討。魯之於齊。尤

親近當討。夫子嘗爲司寇。雖告老。分當告君以討。雖微三家。亦

必告也。警强臣無君之心。兼及之意耳。若謂夫子專爲三家而

發。小看了聖人此告矣。

子路問事君章

事君有犯無隱。犯非人臣所諱也。但以欺而犯。則不可耳。子路勇於義。犯非其所少。正恐犯之中。恃其義勇。有不盡合理竭誠。雖不失愛君。而不覺其入於欺也。意原重欺一邊。

欺字不用說到奸邪佞等。即立言太過。强爭必勝中。便有欺在。兩意說得合一。方是語子路勿欺意。

當犯時更以勿欺爲本。

勿欺也六字一片。總於犯字中。提出勿欺作主。故犯字情狀事術自不同。若勿欺外另有个犯法。則犯爲作用。作用即欺矣。

歸有光文 蓋將以求盡吾心。而吾之意氣無所加。必求諸道。而不徒逆於汝心也。評 此意寫得精。人不能道。以此看萬曆至崇禎

間奏疏。其所謂犯者皆欺也。

子曰君子上達章

上達有日新意不是一上便了。

上正無盡。

上達中有强勉工夫有漸次工夫。

上達直是希聖希天無可歇息。

中道便下。

不上即下。不君子即小人並無中立之地故凡說中立者必下達必小人也。

達有上下路只得一路君來路我歸路。

盡古今九域之人生死即在此人倫日用事物之內譬之一條山嶺大路上者在此上下者亦即在此下。上者忽欲下下者忽欲

上亦即在此路上變動不定更不能跳出別處去然行此路者只有上下兩項人發心在上者步步高去發心在下者步步蹈落更無中間立住不上不下之人要之山嶺畢竟上者與力而下者勢順故下多而上少其有中立住脚者乃掙挫不上之人巧爲變下之計纔不上必趨下蓋其心其勢已入於下到底山嶺中間無棲泊處也。

【[illegible]】天下中立之人爲善善不至爲惡惡不至往往介於是非之間【轉】其實無此一位不上即下凡所謂中立者即下達者也巧於下者耳然愈巧愈下【又】品類之殊途非必若吳越之不相親也【轉】分界只一間耳【又】行能之變遷又非若水火之不相易也【轉】此聖賢所以貴改過遷善也。

子曰古之學者爲己章

爲已爲人總在隱微處分別

爲已爲人總在用心處看不在事爲上看同爲是事而兩者判然只是此心針鋒向裏向外須在發端幾微處辨取

爲人者欲見知於人則爲人即希世務名之謂非經世利物之謂也經世利物亦是爲已中事故程子曰其終至於成物人誤解此何述下爲人亦說好與人聽若以經世利物爲爲人是仍舊在事爲上分別矣只看世間講理學爭氣節談高隱此數者豈非爲已之事爲乎然需清夜思之那竟何所爲也可以悟矣

蘧伯玉使人於孔子章

孔子與之坐節

何爲一問原出意外寔過之對又出夫子意外並出伯玉授命致辭意外看夫子贊歎不但得伯玉之意中並得夫子之意中矣

寡過未能不要從功力中見缺陷正要從缺陷中見功力。方是

正意中事。是使者口中語。

曾子曰君子思不出其位章

此是曾子省身思誠之學。於艮象有會。故舉來做箇話頭自警策

耳。若泛講易義與虛論善思之道不著痛癢矣。

陳際泰 艮者。一陽在上而二陰在下也。評 宜只論思。不必說卦。

案 山土之高也。土理疎而主通。是二陰也。有思之義焉。評 艮卦

以一陽為主。二陰非思義也。案 山土之積也。土氣靜而司止。是

一陽也。有位之義焉。評 三與上為位。九非位也。案 二陰思之體

也。虛而能靈也。二陰亦思之途也。虛而可經也。然一陽橫而亘

其上。則一陽亘橫而塞其隧。故其德名之為止焉。夫思善游不

以極重之力止之。未之或止者也。君子之道術。所以自托於兼

山也。【評】二陰非思體也。思自是動。陽動而上。至極而止。與外卦不相往來。不出位之義也。一陽不是位。艮止與兌止不同。兌止爲力制。艮止則安其所也。要之此是曾子常稱此言以警省。善思之道。已離卻乖山講矣。若復糾葛一陽二陰之說。此解易。非論語曾子曰二字下文字也。今人多喜弄經學。適以見其不精於義理之學耳。然不精義理。其經學亦定穿鑿不濟。只看此文講艮義多不合。終難免有損一字也。

【改課文】夫思無不之也。若是者思病。位亦病矣。【評】無不之。是思之用之妙。如何便病。人不善用其無不之。乃出位而病耳。【文】凡人所爲多無成者。思病之也。多思則事多。事多則力分。【評】出位不是多思。出位之病。只在思上自見。思出位。則位中之思不盡矣。不必論到事與力。【文】即多思而當。然思乃虛行。可以勞涉。力以

實效。雖以遍圖矣。評此更不過思而當。何病其多。思而當。雖多只歸一理。何害於力。虛行妄涉。原非思之當也。文君子知之。故以現在之位而域其思。欲事之少而易成也。欲思之少而易當也。評全不為此。不出位。不是欲其省思。知思不當出位。則位中之思。正苦研窮不到。何暇出位。思之出位。正為不知位中至善之所在以用其思耳。

人所在必有位。不思。則其位亦如無有。

位無思則失官。思出位則無物。不出位者。正位中無不盡也。當然有理。隨時有義。舍此盡是浮游謬妄。楞嚴之七徵成。唯識之八識圓覺之修多羅。無位。正無非出位也。

位字有主職業者。有主心體者。講職業雖易入粗淺。然却於理不背。說入心體。則竟流禪宗矣。聖賢之言。不離事理。萬事各有其

所思之無過不及是爲不出位讀大學釋止至善傳此理燦然又何內外之分乎凡理真則自精不在離事理而求高妙也

位者所處之分萬事各有其所艮彖所謂時止則止時行則行動靜不失其時原都在事物上看就身所處而言非謂思自有位也

位字實指身之所處與所遇之事而言不出位是止而不越之謂或云思之當然處即位若思外有位即分兩層即爲出位其說似好聽而不知其入於即心即境從心生滅之說也又有援程子心要在腔子裏以腔子釋位字不知程子是說存養心體非說思也思爲動物易越其所故必止其位不出一字正以位字爲主

子曰君子道者三章

首節

不憂惑懼正講仁知勇之至非一齊放下都無事亦非養仁知勇之法亦非推仁知勇之效受用快活也到聖人地位看破憂惑懼愈精微難盡正是仁知勇極際我無能何人纔見得此子貢云云

按南軒若是者非學問之所强也〔闕〕說人生安自然去却又過火聖人言三者爲君子之道正爲可學而至者故云云以自責勉人耳若生安非學問所强又說他做甚

子貢曰夫子自道也節

此句都不肯依註講所以不依註者皆爲自道作謙詞則粗淺無意味也不知此只坐自己見識粗淺耳謙詞正是聖語高深處不覺流露出來非自知其爲謙而謙之者也

自道之爲謙詞。即文王望道未見之意。非虛詞遜謝之謂也。人不識謙字之意。若夫子自知其聖而謬爲之詞者。於是改爲自道其事。自道其心。通謂夫子真實無能。皆求深得淺矣。

子曰不逆詐章

逆億。正爲不先覺而生。

先覺針鋒之差。便是逆億。

覺字與逆億殊。覺則未有不先者也。

所以能覺者。誠明先立故也。片言折獄。即是此理。

以語勢言之。則以不逆不億。抑又先覺也。以道理論之。惟其不逆不億。所以先覺也。

程子謂人情各有所蔽。大率患自私而用智。自私則不能以有爲爲迹。用智則不能以明覺爲自然。此節億逆即自私用智之

痴。君子之學。擴然而大公。物來而順應。乃所謂先覺之賢也。先覺只是理明。明理必由學問。固人皆可爲者。非必聖神不可知而後能也。兩不字與抑亦。雖若有停折。却只一氣直下。更須體會。

抑亦似轉不轉。一氣直下。若於不信下頓住。另作波折以取抑亦便似一反一正。做成兩橛矣。

上十二字作一句讀。則者字實落是一个人。

歸有光文 定其心而不以物勝 評 此釋氏之覺。非先覺也。文 虛中無我以待天下之變。而我無與其間。評 然須中有理。始得。震川此文。道理指從明道先生定性書得。然極處尚有未盡。以先覺止以心爲極也。問覺緣何不是心。曰。所以覺者非心之故。

徵生畝謂孔子曰章

孔子曰非敢為佞也節

兩句。一辭。一任。一若辨。一自明是非畫然。雖語氣宛轉不得用一惻突語。

或曰以德報怨章

莫道或人此論是些小弊病。釋老之學亦是如此。老氏只講以退為進逍遙齊物也是此意。至于釋氏則竟看得父母兄弟。原與昆蟲草木一般愛無差等。亦何異於此耶。總之異端只是私心。聖賢只是天理。私心之論。縱裝束得極好。被天理一駁便粉碎。蓋所謂天理者。正如秤之星。如尺之寸。一毫那移走避不得。纔得箇四平八穩耳。

聖人應事接物。如匠之斲室。四方上下。俱關筍接縫乃可。或人之論只是一處好看不知他處不合者多。則此一處原未的當也。

儒者之道。親親而仁民。仁民而愛物。釋氏作平等觀。究親俱泯。便是倒行逆施。有以愛禽獸。無以愛父母矣。他只要抹倒等殺。不知等殺之爲天也。無等殺。卽無天矣。故曰釋氏本心。聖學本天。

子曰何以報德節

何以中有縱有奪。正緊要處。或人句下作轉。

[illegible] 子旣忠天下之不平於怨。而有以相化。更當忠天下之不競於德。而有以相勸。**評** 以德報德。只當下義不當爾。不論勸不勸。

以直報怨節

衍文 古之人有可怨不怨者。戕其子。囚其身。禍亦已烈矣。而其德乃盛於君臣。亦有以怨爲德者。殺其父。用其子。憾亦已深矣。

而其功下逮於民物。評所謂直也。近人有謂禹不當臣舜者。只坐未明此義耳。

直之理即在怨字內看得怨字分明。便非睚眦者比。

後世借大復仇題目。爲奸人行私無上之助。其弊實出於司馬遷史記。遷借以抒其憤耳。而流禍有不可言者。

子曰莫我知也夫章

子貢曰何爲其莫知子也節

不怨尤。便是下學上達處。

朱子謂不是下學外別有箇上達。又不是下學中便有上達須是下學方能上達。真說得此理四平八穩。後人講學。其弊總不出此。不是離下學尋上達。即是硬差排箇上達。倒放入下學中。豈聖學乎。

下學上達。只是一件。然於下學中便要求上達。便皆非。

〔參補發明〕吾耳目心思之所用。俱平平然有箇齊一之地。而莫覩玄覺。乃遂覺吾神明中之本無可知無可能也。由此一轉。即入禪門去。乃彼家之所謂上。非聖人之上也。一箇上字看不的。一齊差却。問上字如何不的。曰。他上字在無聲無臭處。聖人上字如何。知天字。則知上字矣。

下學無以致人知。上達又難使人知。須兩邊說盡。

此處語氣最難臨摹。所謂其中自有人不及知而天獨知之之妙。乃求于深味其語意而見。非夫子自譽也。

公伯寮愬子路於季孫章

〔陳大樽發〕當說人交亂之時。有志之士。不勝其憤。誠欲得而甘心焉。而後將何以自立。〔評〕且不論後。只當下義當否耳。苟義當爾

而有利於國。君子甚避嫌猜。【評】不許而多阻。則將解甲而退。從容廟堂之上。而委蛇於積怨。此亦必無之事矣。而我亦終不釋兵以自斃。至國家中分而莫定。非自全之策也。【評】然孔子墮三都出藏甲。而安然終老。要之此章只子路身上事耳。累及孔子。亦太株連矣。行廢皆命。曉共伯。安子路。警伯寮。若聖人謀國行大義。豈委決於命哉。

子曰道之將行也與節

【[illegible]】此將字乃朞月而可的可字。【評】此與孟子行或使止或尼同意。將行將廢。謂其進退之幾兆。非指治效淺深也。若以道之將行將字作朞月而可可字觀。則將廢何又當作何解。

子曰賢者辟世章

首節

陳子龍文 太上之士云云。評 賢者乃太公伯夷之倫。豈老莊等流哉。文 詠諧黃屋之旁。戲弄王公之側。而隱現無以定其名。評 此大隱朝市之說。乃玩世非避世矣。且東方曼倩詎足當賢者。依隱玩世。與阿世希主同一根原。

子路宿於石門章

到聖人分上。便不論氣運。不論事功。論氣運事功者。聖人以下之事。與後世論聖人之言也。此一點心。直到聖人近際。方信得及。

子張曰書云高宗諒陰章

陳子龍文 百官。至備也。三年。至久也。而聽於冢宰。則且擬於王也。然而篡竊之事不作。旁落之憂不起。蓋所謂冢宰者。如殷之尹陟。周之旦奭。非王之親子弟。則其腹心大臣也。評 此解亦未足爲定論。後世親子弟。腹心大臣。何嘗不有。正不可恃耳。文 國君

之不能終喪也。其說有二。臣子一也。以海內之大而遏音樂禁嫁娶者三年。其不便者一。後世幾事日繁。變故多有。而欲人主拱手而聽之大臣。卽大臣何以自安。而人將以議其後。其不便者二。【評】臣子禮原不一。喪制本是親親中事。若之四海三年。德盛感人。非故事也。大臣有不自安之意。卽非古大臣。霍子孟但不如是。【要】卽喪卒非人主盛德也。以我論之。臣民則依以日易月之制以便天下。人主則不受朝賀。與大臣決事便殿。而宮中上奠。則行家人之禮。有大事則墨縗而出。如魯伯禽晉襄公之治戎者。庶乎得其中也。後世若魏孝文帝近之矣。【評】果欲行禮當止宮中上奠。不受朝賀。若大事墨縗則古之人皆然。以禮也

○三年之喪。達乎天子。古之制禮。準天理人情之至。義有不得不然者。非爲有其人而後可以行禮也。假令時無其人。將禮遂

不行乎。且商之尹陟，周之旦奭，亦安能代有其人。而謂古之人皆然也。看滕文公因孟子之言，便能毅然行之，滕豈有賢大臣耶。何未之聞也。孟子曰，親喪固所自盡，不可以他求。故文公居廬。未有命戒，而父兄百官四方皆悅服，可知君誠仁孝能行禮。則大臣安有不足恃者。君苟不仁孝好禮，雖不行詐險之禮，又豈無臣民之變哉。後世只於儀制上講究，而復參以禍福利害之見，如之何可以道古也。

子曰上好禮章

禮，履也。履以辨上下，定民志，相動以天也。若謂王者因使民而設禮以制之，則禮為人謀，而非天秩，此老莊剖斗折衡之見耳。

子路問君子章

道理盡於首句。

全理只在首句。說到盡處。便有末句。

參考離人別無安頓此己之地。人與人各調於適。即君子亦竟所容其修。君子本修人與人之兩相持不相化者。云云。[illegible]君子原只修己耳。豈修人耶。他只要兩邊都沒事。便是修安。竟卻不是修己以敬道理。如其意。修即是安。安即是修。人即是己。己即是人。一下打破。有何人己。有何修安。而後正希之宗旨乃見。用儒家言語。說充了妙法。此云云者。只做箇話頭耳。故其高也落空。而其卑也則入於粗且腐。

安人安百姓。只在修己內。不是間效驗。

修己中步步工夫不同。工夫到盡處。功驗亦到盡處。

時文講下二段。只曉得人與百姓分別。似只一修己便隨地安去不知安人安百姓。其修己工夫充積步步不同。只是一敬字中

境界再做不盡。也到堯舜猶病。用力更無他途。只因子路看得敬字體用小。工夫易。故夫子二答。極言其大。末二句乃轉出極難意。

張侗初說 惟將由再曰如斯而已乎。將窮修之所至以著之也。子路兩問意。卻不如此。子路之意。只要求益於敬之外。非欲推廣敬修之義也。此亦近來一榮周旋不欲說壞之弊。

安人安百姓。在修己外推擴。而不是謂一敬即了。更無次第。亦不是貫上下。包遠近。而無不統者。敬之理。自下上。由近遠。而有差及者。敬之功候。功候到安百姓。敬之理纔盡。故曰堯舜猶病。子路兩問。正見他不曾曉得敬字道理在。再問再答。但極其盛。不離故處。此是聖人問答之妙。若抹卻問語。則似聖人自己推廣修己之說。非折引子路歸攝敬字之意矣。

安百姓。從安人中轉出。須理會。方見再問再答。與下文猶病之意

答學文處置一人之才。未必即其處置千萬人之才。而道一人之心。原即其通千萬人之心。講是則是也。須看所以通之具何如耳。文豈敢謂隨身所值。隨人得力。誰有益於天地。盡無愧於此衷哉。是亦求可求成苟且之念也。講一篇兩銘道理。正在隨分自盡處。即萬物各得其所耳。若曾度一切而成佛。却是求可求成。此義惜未究竟在。

修己以安百姓。須緊靠安人。何由發明。人者己之對。百姓者人之盡。安人安百姓。理體只一。却是分量不同。不是人與百姓不同。只修己處有淺深厚薄。則所及有遠近廣狹也。止講得己與百姓交關。不講得人與百姓分際。則其視安百姓之己。即安人之己矣。下何以云堯舜猶病乎。然則已有與歟。只爲修之甚有是

不足。故己之體象亦有大不大。工夫只在修己以敬內。這裏面地分儘濶遠在。

修己以安百姓。不是鋪張開去說。乃倒溯語也。百姓者安之盡。必修己到盡處。安亦到盡處。則此修己與上修己分量已不同矣

修己以安百姓。須句句與安人有別。不止是人與百姓有別也。安百姓之修己。與安人之修己。又有別矣。不是修己有兩樣。其力量又充拓至盡矣。

安百姓。不是百姓安。他處感應語。是愈推愈遠。根本處不分層次此是愈推愈深。外面遠一步。正根本處深一步。此中層次無窮

不是說一修己便了。故曰安百姓。不曰百姓安也。

一人便是人。千百也只是人。百姓者。舉其盡猶言天下也

呂子評語正編卷十八

論語衛靈公第十五

子曰賜也女以予爲多學而識之者與章

下學上達。博文約禮。夫子平生爲誨次第如此。子貢平時多學而識。非錯做工夫也。到此須知一貫。則從前學識方有箇一本會道處。正約禮上達之序也。非由積學功至。與曾子章眞積力久。皆聖人鐵椿定本。不可移易。或謂學識非而一貫是。或作一貫先而學識後。皆陽儒陰釋之說。

道理自少生多。工夫必由多返一。

貫即貫多。得一乃無所不貫。子貢向者實已多。如今只要得此貫法。

是成有理病一。離學識而言一貫。不知貫箇甚。一病也。一貫不主

知說而泛指心字。與曾子章無別。一病也。

陳際泰文 人驚於多學而識。紛紛未有已也。乃有一人獨持徑寸之具。終身用之而不知其盡。於是天下之多。更覺其少。相與講其術而思從業矣。**評** 此豈子貢初見孔子公案耶。說來只是駁雜低頭巾拜倒六善知識耳。**評** 一立於學識之先。有大於學識者。故能去取於其間。一入於學識之中。有忘乎學識者。故能游衍於其際。**評** 評家以如此說。乃是儒理。不知將一看成另外一物。要得此把柄到手。多與不多皆妙。一立學識先。一入學識中。正是禪悟。非儒理也。儒理先須分別義理。曾子章一貫話頭攙入此章不得。或曰。既云一貫。豈兩章有二致乎。曰。公此見便是和尚耳。耐心看細註去。

黃淳耀文 學亦未嘗廢識。特其識外。必有所延焉。**評** 只講貫。不忘

多貫則不遺遺則不貫文節節而求之統其大勢必多衡決銖銖而積之縱能利用未識本原評一貫卽在節求銖積處經吾必先有一物爲權衡而後學焉評能先得此物則不須學矣卽陸子靜六經皆我註脚之謬不知他我字先壞了也反心融神悟可聞乎性與天道之微機應類隨亦不廢灑掃應對之事評灑掃可以造聖人故理一聖人不廢灑掃則理一此異學所以貫不去也

子貢以已觀夫子故夫子以身發之兩予字固有意

首節

子貢病在未知本不在多學而識也

須知子貢有簡窠曰被夫子一時撲破

對曰然節

然非與三字。是子貢頃刻轉身。

然字從自己露出。非與從夫子轉關。

然字衝口而出。是子貢預根深。非字接口即來。是子貢轉頭快。未轉念時。斬釘截鐵。既轉念時。都無是處。故然字直。非字曲。然字短。非字長。然字重。非字輕。然字滑。非字澁。與字斤。與上文與字呼吸相關。與下句也字針鋒逈對。

曰非也節

非也兩字直折。非夫子不能下。

一以貫之之字。正指所學所識。就這上見箇總統關通處。不是於學識之上之先。別有一件東西也。正惟其端別有一件東西。看得世間瑣碎繁互。皆成外物。卻要懸此件東西起滅有無。不道打成兩橛。却竟湊合不上。於世間一切有爲法顛倒錯亂廢棄

潰裂識者謂其知一而不知貫不知其一原不是故不可貫也

聖人之一。即在多學而識處。否即學識貫箇甚麽。朱子之言。真聖人精髓。凡爲先一貫而後學識之論者。即爲邪禪所陷溺入德之賊也。須詳辨之。

曰以貫之。則正在學識中指示箇貫通要約耳。非令其空諸所有也。若不向學識求。一貫從何處説起。故凡以讀書窮理爲支離務外者。正是他貫不通處。其所以貫不通者。其所謂一非也。原不是合學識求一貫。多學多識。正要點鐵成金耳。

錯講辨駁 聖人操一以觀多。學人必由多而得一。不然。子何不告之未學而識之人。而告之多學而識之賜哉。駁 的然可破邪説之妄。

公看皆字。某看皆理。一非另有一物也。

一貫多識。不是兩件對者。又不是將這一貫去多識。方未見得一貫時。只有多識。及既見得後。只有一以貫之耳。却不是多識外又增一件也。此意惟夫子以之接引子貢。程子以之接引上蔡冉閔游尹之徒。非不善學。而不得及此者。固知非口說濟事。亦非靜坐得來。

謝顯道博舉史書。程子謂其玩物喪志。謝聞悚然。及看明道讀史。却又逐行看過。不蹉一字。謝初不服。後來省悟。卻將此事做話頭接引博學之士。須知夫子此箇話頭。正從實地接引耳。如以學識爲敲門之磚。以一貫爲登室之帆。皆孤[illegible]矣。若問曰一以貫之如何應對曰多學而識之可也。

夫子生知。尚自謂好古敏求。其教人也。則以博文約禮。又曰下學而上達。自金溪只容理會一貫。以爲先立其大者。江門師弟遂

宗其道。至姚江而其說更熾。初則以一貫廢學識。繼則遁詞以先尋一貫而後學識。則是先上達而後下學。先約禮而後博文。節節顛倒。恐無此聖學也。朱子謂只生知安行。而學知以下一切都廢。却貫箇甚麽。談空活潑。引得一輩士人都顛狂。嗟乎。誰生厲階。至今爲梗。可悲可痛也。

有講一貫爲初學入德事。而朱子所云眞積力久一旦豁然貫通乃是禪學者。夫生人之事。一坐一立。孰不由學。故云有物必有則。若劈頭便講一貫。一是一箇甚。貫又是貫箇甚也。充其說。必以爲運水搬柴頭頭是道。不至於猖狂恣肆。破樊決籬不止。至於眞積力久。忽然貫通。正聖賢窮理之學。物格知至。下學上達工夫到處。不期而然。乃反目以爲禪家頓悟之學。不幾益悖于人之甚乎。總之近來講學。無非套竊禪門緒餘。借儒家言語做

箇話頭爲文章翻案之法。原不曾識得儒家言語在。此之所謂一貫者。只是本天。彼之所謂一貫者。只是本心。本天則有一定之工夫。一定之火候。本心只一了萬了。更何工夫火候之有耶。故同舉箇一貫字。其實如氷炭之不同。不可不明辨也。

子曰無爲而治者章

此章非竟當重紹堯得人說。不是不重無爲之德。德已協帝。更不消說而舜又適當上下際會之極盛。故尤其無爲也。要之能紹堯能得人處。正是德。說際會便是說德盛。疑似倚賴於人。直是自家眼孔淺。識見村耳。

人都不要拈將遇說謂將舜看做安享福命逍遙天子不得此最是學究粗論頭。紹堯得人。豈是逍遙天子所能耶。

舜非無爲之主。但舜前半節所爲。皆是放勲任內事。受終以後得

人而已。此其所以無爲也。

看順之文 德非至聖。未免作聰明以亂舊章。好自用而不能任人。其如有爲何哉 評 不必說到此。正可即過見德耳。舜無無爲而治之德。則先不足以協帝而升聞。得人而分職矣。豈待作聰明以亂舊章。好自用而不任人哉。

堯豈易紹。禹豈諸人豈易得。能紹能得。此便是聖德淵微。說時遇正是說德也。堯亦同此德。而前無可承。禹亦同此德。而後來難並。惟舜適當極盛。更難得。故夫子歎之。玩其舜也與語氣。是更無他人可及意。玩何哉而已矣語氣。是只消得如此意。若只說聖德恭已。則都說不去矣。試語體貼極精。方見聖人言語貞是四平八穩。乃謂紫陽偶然如此解。不得道理。不仔細玩文義俱未明在。若云帝王皆以敬德爲本。此文別一話頭。非此章之

旨也。此章只重無爲。恭己句乃極寫無爲之狀耳。

恭己正南面。是夫子極意形容無爲之象耳。非追原無爲之本也。玩夫何二句虛字語氣自得。故註下一客字。又云旣無所爲。則人之所見如此而已。俗論乃云恭己正無爲之主宰。則而已矣三字。如何說得恁輕。凝人前真不得語勢也。

恭己句只是想像。不是推究。

恭己句只是緻足上句。於無恭擬中作恭擬總要見其無爲之至耳。不是題之結穴處。

恭己正南面五字。止作一客字看。故註云人之所見如此。此湯霍林謂恭己卽無爲。又干了謂恭己所以無爲。皆將恭己二字說看做精微。夫旣爲精微。豈人所能見乎。且與上句夫何爲哉本句而已矣語氣不合。此所謂求深得淺也。

子張問行章

立則見其參於前也節

兩其字。指忠信篤敬。夫然後行。仍在言行上驗取。蓋上節指所以行之本。此節指所以豫立。此本純熟工夫。時文離忠信篤敬。只說個心字。行字若使縱橫由我。融洽神化矣。

兩其字指忠信篤敬。兩見字指其存注用功。兩則字也字夫然後字。指其功夫到極熟處。或將其字看做心字。或看做言行字。便與狐禪參話頭相似。全理悖謬矣。

陳際泰文 生平浮誕輕薄之習。人已傳入人心。而一旦易之物。固未忘其初耳。評 不必說到太狠惡。只尋常游移不誠實人。便行不去。參前倚衡。乃誠之工夫純熟。無時無處非誠耳。

子曰可與言而不與之言章

失人失言。原自兩平。謂亦字側重非也。但兩句總為言而發。欲其語默皆當。則亦字是急遞下句併說。

子貢問為仁章

子貢問為仁。非問仁也。但先硬坐子貢意欲盡已。卻不可盡已取人。是講章因夫子答語推論。當子貢問時。不知夫子何言。安得先有議論。俾子貢悅不若已。亦是因夫子之言而詳及。非子貢意中所有。

四書中之有引喻。猶詩中之有比興也。正言之不足。故旁通以足之。人多以一二語輕點。則詩中比興皆賦可也。

上器字對下大夫士。上利字對下賢仁。子貢結駟連騎。所交非大夫士也。未必事賢友仁耳。故夫子進之。

子貢非不能事友者也。正為其才情作用。有牢籠宇宙之槩則自

賢而悅不若已故是為仁之害。故夫子以此藥之。事在賢仁兩之字俱着力。其事都在外邊。其理都說裏面。

不[illegible] 仁是心之德。必克復敬恕。乃是為仁。事賢友仁。為仁者先資之具耳。正不須以此二句說向內去。從此體貼至為仁甚有層次。在淺言此二句。始可以深言仁也。〔評〕自記甚爲然又須知求深固非。貪淺亦不是。聖人言語。定是徹上徹下。事賢友仁。個是先資之具。然嚴憚切磋。收攝得此心不走作處。便是其事。故事友與為仁。為仁與仁字。有層次。無內外也。

無地不求嚴憚切磋之益。只此嚴憚切磋之心。便是為仁處。

如何是仁。如何是為仁。如何是事友之為仁。須各各分明不混。乃知事友之所以為仁。為仁之至於仁。原是一串事也。只要先認得箇仁字。下面便七穿八洞。

事賢不是教人近貴聯交有謂當其策名於國已足動人畏敬之思直勢利語如此則凡大夫皆宜事矣

兩之字甚重大夫不徒以其分尊世上大僚巧宦借其聲勢攝動能絡傳授衣鉢私營羽翼壞却後生多少材質士不徒以其名高近世奔逐聯岳之徒其起脚便差路此中豈有人物亦徒誘壞少年耳其名曰入聯非求友也

【陳際泰文】背若之士不知朝廷之所支謂名公鉅卿或倘然致此位且進觀夫大夫之賢者而後爽然自失已【評】也須果賢者始得今日遊客講師送迎醜態因共成一箇不仁耳【陳】州里之士不知天壤之大妄謂宗工哲匠或虛名所附耶進觀大士之仁者而後退焉自廢矣【評】來了謂交卿村裏坐不覺壞了人即此義也然須果仁者始得今日好名微逐者先將仁字根荄刻却

矣。

事大夫友士。誰不爾者。大夫求其賢。士求其仁。亦事之友之之意所必至。未有好不賢不仁以為事友者也。弟自己所以去重友緣因。或以名。或以利。或以門戶世法。則雖日親賢大夫近仁士。徒以佐成其不仁。亦復何益。況以不賢不仁者為賢仁乎。夫子為子貢問為仁。所求者為己向裏之事。故夫子廣之以此。此非教之世故也。吾輩一舉一動與人接事。便須自簡點此心為何而發。只看是向裏向外。為己為人。此正是善惡義利分界處也。

顏淵問為邦章

此與克復章正好參看。與顏子言天德。則曰非禮勿視聽言動。與之言王道。則云云。都是說到盡頭處。不是說士要入手處。要之非本領盛大。用他不著也。不暇說至此。

艾千子此四句有二義一則斟酌前代舉一以槩其餘非止夏時殷輅周冕也一則本一人之心建中和之極不獨法制禮樂等也

評總看得此四句粗淺要於上面別見箇精微廣大之道不知夫子語顏子與他人不同猶之教門人小子則灑掃應對進退造之可至聖人到聖人則動容周旋中禮者盛德之至同是外面道理一邊講下手則處處要見根本一邊講盡頭則隨處是此理更不消如此說也故千子所云二義其舉一槩餘一則猶近是若本一人之心不獨法制禮樂一則直與聖賢當時問答不合欲於言外求深適見其於所言淺也程子曰問政多矣惟顏子告之以此正謂即此是精微廣大盡處耳若僅以法制禮樂觀誰不可語而反以之告顏子耶

夫子志從周而此兼四代蓋周文監古此并監周聖人爲萬世立

法。心公理宏。未嘗於從周之志有背也。

此所謂本天者也。聖人大用。以天自處。進退百王。旣非遵王法古諸凡俗眼界所見。却又精詳謹嚴。未嘗謂損益由我。目無古今。得此意。便高人數等。

凡言古不可復者。只是見識卑。于役小耳。

子曰行夏之時節

春王正月。謂夏時冠周月。畢竟不確當。朱子斷以建子稱春。夫子正是爲他不順。故欲改從建寅耳。一語直破紛紜。

春秋魯史之文也。所以告顏淵者。夫子之志也。若硬牽春王正月。爲此句作註脚。則是古今第一癡漢矣。

樂則韶舞節

韶舞。韶樂之統詞。非專重舞也。左傳札聘觀樂而歎舞韶箾之至。

豈尊美辭耶。

放鄭聲節

鄭聲佞人兩件事。是一箇病根。古來未有不相爲表裏以敗人家國事。然不得幷作一件說者。蓋以人主嗜欲各異。其得而中之者又復不同。所以古人防微杜漸於彼於此。無不補塞。

上四句鋪叙制度。是橫說。此二句精究治法。是豎說。上四句如尚書陳六府三事。此二句如勸之以九歌俾勿壞之意。莫草草溷作六事看過。便疑此二句大小不稱上文與重也。

子曰人無遠慮章

無遠慮。不是不能慮。只不去慮耳。

子曰臧文仲其竊位者與章

竊位之誅甚嚴。其者與語氣甚婉。直下判決。便少意味。

語意重在知字。

惠之賢衆人未易知也。惟仲知惠。亦惟夫子知仲之知惠。彼爲仲者正要以不知自諉耳。不知被他瞞過多少人。到此沒處躲閃。

鐵菴文 嘗觀春秋之法。苛責賢者。雖一念之微。一事之失。亦不難被以惡名。評 就事論事理實如此。非苛也。後人要回護。卻是私心。文 考當年柳下惠出處。未始終其身遺逸阨窮。固嘗舉於胡三仕爲士師矣。特未與立耳。評 此又不然。不行其道。士師即遺佚阨窮也。文 以予觀文仲。非特不知。亦直不仁。非特不知於其家。抑亦不忠於其國。評 四語又太重。太斷煞。是合平生非論一事。卻苛矣。就人論人。就事論事。就言論言。聖人下斷語。如權衡尺度。絲毫不可走趲。是以爲聖人。必無苛於君子。寬於小人之理。若謂賢者。宜回護。不宜深求。此便是私心。更難與言聖人之

道矣。今要回護文仲，反疑聖人說話有蹺蹊，此病正自不小。文仲竊位，聖人但就知柳下不與立一事，而責初不以此，蓋其平生也。近代議宋儒譏摘昔賢，幾無完人，以此為罪，則正希之疑孔子也亦宜。

子曰躬自厚而薄責於人章

為聖賢人，固未有不熟於人情世故者，然必躬自厚而薄責於人，方見聖賢大公之實理，與陋而自乾之論不同。

是薄責，非不責。

躬自厚而薄責於人，纔是至公，蓋在我者此心所以不得不厚，斯於人者只此事所以不得不薄。若云以聖賢自待而以不肖待人，則是不責非薄責，終是物我看作兩件，亦偏陂之論也。今人纔見以禮法律人，動云何必如此，或云責之太過，充此說也，必

將使天下盡爲禽獸而後可。蓋其先由不能自律其身。所以爲此倒角模棱之說。聖人何嘗不熟世故。何嘗太露圭角。只是上下四旁。均齊方正耳。

子曰不曰如之何章

當下兩箇如之何。便與一箇如之何意別。至吾末如之何。又與上兩箇相刺應。須得聖人語妙。

如之何者者字。是指人。不同語助。

子曰羣居終日章

須知羣居各有當爲。羣居亦必有同理會事。

此等人治亂皆不可行。故曰難。

王夷甫一輩。猶有高致。然已足陸沉中原。若後世門戶之徒標榜梯媒。乃逐利鄙夫耳。又王夷甫輩之末代奴隸也。

子曰君子義以爲質章

握定制字上說義字。方不泛。精義之學在事前。爲質卻只在事上見。義爲主腦。而禮孫信以全之。義禮孫相因。信又是貫徹始終。起君子二字。是成德統體。未事前早有學問在。末後三字。是就上四句。歎其制事合道。體用全備之妙。與首二字不同。時人只將君子活套說。前後各綴二比。如諸佛名號。早晚念誦兩遍。失之遠矣。

在物爲理。處物爲義。此節以處事言。合下便有箇義字。義者宜也只是該如此。不該如此耳。禪家劈頭便將此字抹煞。所以靡所不爲無所不可。譬如一件物。先已無骨子了。更從何把捏耶。

此義字在制事上見。若君子心學。自有仁在。存心之學。有主敬在。正不得單主義字也。

味爲質兩字。方見首句直貫到底。若將首句畫斷。轉出下三句者便非。

朱子訓義有剛決意思。亦是從下三句看出。惟其剛決。故慮其徑直無從容貞固。亦未成全德。故有下三句。

四句只是一事。三之字却指義以爲質。又逐層併來說義有剛決意。恐直掩去。故用禮以行之。禮又嚴。故孫以出之。使不迫。然無信則義與禮孫皆僞。故信以成。總只在精義中見。

蒙引謂義是指初頭未行。行之出之成之。皆指其事。吾則以爲四句總成一事。義爲質。則貫徹始終。下三句所以全此質者也。若離義而言。則已打成兩截。行出成不關義可乎。若三之字專指事。則四件並列無分。且云遜以出事。更說不去矣。固不若都指第一句爲得也。

問三之字。或指事。或指義。當如何。曰。全節總說制事。事字自文本無。然義以方外。舍事講義便落空。而貫行出成俱無著矣。故註首提制事二字。其實本文以首一句為主。下三句完全此一句。文法自別。今若將三之字指事說。亦無甚礙。然將四句平看矣。看註中而字一折。自然平看不得。畢竟指首句為是。

三之字指上一句固已。又須知不但四者不平列。即三之字亦不是截然平列。義為質。必禮以行之。此之字指義質孫以出之之字。便指禮行之義。信以成之之字。又指禮行孫出之義。逐句倂包說下。有乘意有遞意。

以上句為三之字指名而下三句層次圓滿之。是不易正解。然三句又自不同。禮行孫出。二者相去甚微。故朱子有舍門入分別一條。信成却貫始終。故朱子又有非孫出後方信成之辨。其理

甚精。

禮行孫出信成三句實義俱兼內外言。

孫字即在禮行處。

孫出須講得精。王半山無亦爲几几氣度可知全不曾學在。

禮行孫出二句。與問達章察言觀色相似。正是爲己。若誤說入世情利害處。便是鄉愿學術矣。

信貫始終。總義禮孫來。

信只在義之誠實上見。

信成言徹始徹終必以信。成字粘定信上說。即中庸所謂誠者物之終始。不誠無物。易所謂貞固足以幹事也。今日成義義成。則似義至此方成。非正解矣。

艾南英文 君子自立有本。見其始遂可命其卒云云。評 朱子謂信

以成之。是終始誠質以成此一事。却非是孫以出之後方信以成之也。此言信以成之句。雖與在末。乃貫徹始終道理。與上兩句有別。然信以成。却須到成終乃見。若云見其始即可命其卒。其始有規。可必其成有候。則併在義以爲質一句中了却矣。文

夫子所言。乃由仁義行。後世所解。乃行仁義也。此義外義内之分而安勉之殊也。評看註云以爲質幹。行之必有節文。出之必以退遜。成之必在誠實。曰以爲。曰必有。曰必以必在。皆指示用力之詞。故曰君子之道。非須美生安之君子也。結意甚謬。亦坐誤解朱子非是孫以出後方信以成二句耳。由仁義行與行仁義乃安勉之別。今曰義外義内之分。行仁義便是義外。則尤落邪說矣。

四者。君子原一滾出來。不是精義了。又去學禮孫信。

楊園任文 天與我是非之心，質已有其自然，然精粲之行，交於毀譽成敗之後，徇於物情，君子固不容不爲其後者計也。**評** 是非從天出者一定，從心出者萬變，而未有已也。如陳王以程朱爲非，亦是從心斷來，然程朱之道，久而不爲所澌滅，此天之一定者也。看義字不入本心之說，可謂明矣。禮孫信，君子所以行出成之道，自合如此，非因世路難通，而加此作用也。轉下處語有病。

子曰君子疾沒世章

陳子龍文 云云。**評** 從沒世二字，推想到不堪，使天下庸劣榮膴人索然氣喪，惟有志行人聞之，益鼓勵不倦耳。若曰人生行樂耳，笑罵且由他，吾末如之何矣。讀者試自問所見如何，則不待沒世，而稱不稱可自信也。

陳際泰文 與草木同腐而體幽靈竅。史氏或至自失其姓名。與幽厲並傳。而更世易年。子孫或至嫉爲其後裔。**評** 筆筆從沒世兩字發義生情。有令人凜冽意。有令人悽愴意。畢竟悽愴意多。凜冽意少。固是凡情親。聖義疏。只奈何不下一箇名字。竭力掀翻。不覺轉身又墮他圈䙌耳。

子曰君子求諸己章

只是用心處向裏向外之別。纔求己。便是君子用心。纔求人。便是小人用心。不待求己求人成就時。纔分兩種也。但說箇求己。便有如何求之功夫。說箇求人。便有如何求之情狀。不是真體會人。不能實講。便講也不親切。

求諸己。只求處便成君子。

郭洛文 事果外至。君子尤必反而審名致之原。**評** 所以無求人之

理。文君子立意較然。正藉此多慮多喪之心。以自增其愧嫌。評

聖賢心法祗這些子耳。

羅萬藻文 置已於古人之間。卽道德仁義之已然者。皆足礪吾念而使之蔡。評 意求過高。卽蹤入邪學去。卽象山所謂善亦能害心也。文 已之爲我有而爲我累亦大矣。非累於已。累於求也。評 如是則求諸已亦須仔細。中又有小人之已矣。凡道理只平鋪看。放教安穩切實。便是眞正道理。自然意味無窮。纔要說得高妙。要求深一步。定走作向差路去也。此題只說君子於事事物物念念。反求諸已。不願外爲人而已。今將已字看得深微活脫求字做成異學工夫。於聖賢本領一齊差却矣。求字原只是懸空字義。今說求已。正是無求。是先說壞了求字也。已字是君子根本。今云爲我有爲我累。是又說壞了已字也。其意不過求深

一步說得高妙不知其不安穩切實如是皆由不肯平鋪看道理耳。

子曰君子矜而不爭章

即君子二字人品事理總相自出。

矜羣爭黨原從君子二字真僞生來。

矜羣爭黨相近實相反。

而字一轉正辨矜羣之真僞。

不爭黨只完得矜羣。

爭黨原只是矜羣之略過耳。爭黨即跟著矜羣便來。

莫道事迹略過也是心術微差。

矜羣爭黨毫芒之差只爭此。秦越之異亦在此。蓋以事迹言之則矜羣略過便是爭黨。若以心術言之則方其矜羣渾是一團天

理纔過爭黨一分便是私心也而爭一折此間須壁立千仞始得然君子而不仁者有矣故如李杜高顧諸人正當與之勘辨此處耳若後之朝士分朋秀才結社合下便是爭黨從何處更著而來

【節錄文】名教自任之儒猶存一二未純之意【評】程子所謂吾輩不能無過也【文】惟其不足於內遂矯托於風裁惟慢焉鮮主之人多妄狗大聲詭云云【評】此輩題目可敬聲譽可聽口角可畏面孔可厭心術可誅甚而有不足誅者嗚呼人品至後世愈難言矣將僞君子行狀寫透真君子傳贊自得而不二字更不用著力分別此種面目肺腸只須在世上活塑生圖更不必向死人口中尋取地獄變相耳

爭黨之禍原於心術而實氣運成之如京察要典東林璫亂皆朝

廷適生此事。而門戶借以行其攻擊報復之私。夏彝仲謂天生此輩。致朝野紛紛。皆國運所關。自是至論。至爭黨激烈。兩不可恃。萬曆中之不斷是非。聽其自爲勝負。崇禎間之迭用互制。更求兩黨外小人。而敗壞日甚。然調停中立。又小人之巧妙極至者也。君子立心。自當挽回氣運。挽回氣運。必先自勉其爲矜羣耳。

子曰君子不以言舉人章

言字是好言。人字是不好人。言好底不是不舉。只不以言舉耳。人不好底斷然要廢。然不並廢其言也。

不廢亦不是必用。

陳際泰文 天下有心論而口正者。小人之有智略者也。天下有任拙而議工者。君子之無實用者也。不舉之足矣。奈何併廢其言乎。**評** 小人以智略舉。亦有可用。但不以言舉耳。君子而識工。安

得不舉。舉以議論之官，豈不當乎。此等說數俱乖角，衍蕪其科旨以明示之。評不以亦不是條例，君子自如是耳。評君子於此有去取之權焉，今日不以言舉人，即今日不以人廢言者也。斷兩句自是平說，有兩項事理，有各種人物，如何側併做一箇人一串事，得牛黃樹上生，却被他說得好聽，但當不得明理者碌著粉碎耳。

時文家但說得作用，須知君子知人知言，不以處自有學問本領不則雖就人求人，就言求言，獨不兩者皆誤乎。

子貢問曰有一言而可以終身行之者乎章

子貢之問，只求指示一箇要語為做工夫地，行之行此一言，非為人情世故多礙，向聖門求圓通法也，今文輒云閱世多違，應物咸宜，入題必重提行字一段，是將行字離却一言，竟錯作子張

所問之行。一謬也。終身猶云畢生耳。今定單拆身字。或與天下一世作闊說行字。或與心字作闊說恕字。二謬也。假恕字毫無義理。只云求之一心。以心字代恕字。夫仁敬忠信等。孰非心乎。子貢一言。何嘗單求身而不求心乎。三謬也。己所二句。只解恕字。今輒寫成蛇足。若恕字未盡。而復云云。則是非一言也。四謬也。

子貢非先有人己欲施而問。行只行此一言耳。

一言。一字也。非言行之言。子貢求一字指要。從此身體力行。只是問學。未曾有身世人我意。萬一夫子示以其敬乎其誠乎等字。亦將身世人我先入子貢口中乎。故斷不可也。

行字緊帖一言說。謂行此言耳。子貢問一言。非問行也。時文定先提行字。後出一言。則竟作子張問行之行矣。

人止說得一恕便了。須見得是終身可行。蓋恕字中實事無窮。擴充不盡。直至堯舜猶病。止是恕字極頭田地。恕之本來與恕之盡頭。即仁也。當與我不欲章參會。

時套動云求之一心而已。不知心字如何切貼恕字。寬泛之不切。猶其小者也。不知此說正墮釋氏本心之教。濫他說仁說敬說忠說恕。我只以心字了之。黃榭云。濫他非心非佛。我只是即心即佛。其病中讀書人學問心術間。爲害不小。故凡以心學爲聖學者。即禪學也。附此正之。

子曰吾之於人也章

斯民也節

直道而行。指三代所行於民者。非謂民之自直也。三代二字。即天理也。

善善惡惡天理本如是三代直道亦正因民立政耳若三代作法以行便是私曲矣生民本直是三代直道所以然

朱子謂所以字本虛然意味乃在此黃勉齋親見朱子改討此註直至徹曉蓋領會意味之難也

子曰吾猶及史之闕文也章

今昔之感聖人胸中幾許大事從僅此二細故哉然即此細故而世風益降言外寄托正自無窮但須領會有味耳今將二者殊梳做世道大關繫於理旣傅會不確而聖人言外之意反粘滯失神矣史闕文猶可張大說有馬借人不過里閈間瑣事必删布及卿士大夫聘交投贈不更費周折耶須知聖賢講道理不在事件上分大小即文章體段亦不定說天下國家便大而細微近事便小也

陳季龍又國史既不足信則放言橫議之流皆思著書立說以自見堯舜爲虐桀紂爲仁而天下之禍在於文章矣不必如此此禍卻易見今且同是堯而非桀然其禍同於洪水猛獸爲可憂耳。

子曰衆惡之章

可疑只在一衆字耳。一箇人如何使得人皆惡他人皆好他此正煞有可疑處況所謂好之惡之者特衆耳其可以無察乎所謂察者也只是推究其所以致惡致好之由此正聖賢從人情物理中勘驗學問處不是獨處懷疑自用講機警權術立翻案之說也。

兩必字固是理當如此又見好惡之公有不容自已者此所謂惟仁者能也。

子曰人能弘道章

人氣也。道理也。氣能循理。則理與氣合而道顯矣。氣不循理。則氣自氣。理自理。而道虛懸而不著矣。氣大則理大。氣小則理小。道爲人所同具。然必聖人出而大道彰。此人能弘道也。無人不賦此道。而天下之衆。百年之遠。無一開道之人焉。此非道弘人也。

理與氣固非二物。人與道原非兩端。無爲者即在有覺之中。儆無爲隨有覺爲存亡盛衰耳。

能字根苗。即在人字中。道固無時不在人身。而不能弘人也。

人與道本不可離。得則俱得。失則俱失。但欲舉而弘之。其責總在人耳。弘字中地步亦不同。由賢至聖。由聖至化神。人做得一步。道弘了一步。非人。道又何從見此境界乎。

若論道之本來。原無待於人之弘。纔說弘。便是發明恢廓之義也。

見非人不可然但云人能弘道則人猶或希冀道之亦有功於人惟復加非道弘人一句令人當下便有警醒覺悟正是聖人重加一鞭策也

章金牧文 天道浩邈自有人而形氣智識遂入而亂之因以爲必屏絕夫人而後可幾乎道也 評 吾嘗謂楊無君墨無父禪學直欲無人於斯自合 文 氣周於變冥重淵化亦達於蠕鱗鳴躍獨是道周之而得貫萬物自萬物也道達之而得弱一物止一物也人於其間能爲俯仰指畫之 評 方見人字不小異端平等觀自以爲大不知其小甚矣

道無所不有無時不在固不因人爲存亡然人所以能與天地參者但於其中辨別去取制行補救耳爲異端之學者喜言自然簡易不待安排其不至無人不止矣彼自以爲所見者大而不

知其自小之已極也。

子曰過而不改章

陳際泰文 聖人廣遷善之門，故過至不改而後予以過之名。評 是教人改過語，不是寬容有過語。過而不改是責過責望之詞也。必過而不改乃謂之過，則回護之詞矣。聖人改過使至無過，此爲聖人之心。若回護有過，使其得此說，皆長傲遂非，乃鄉原權術作用，足以害世，不可謂之忠厚也。不可陷落此義。

子曰吾嘗終日不食章

直是聖賢才力過人，故其說處亦不在尋常間。

顧光猷文 無益而知悔，則前此之刻勵猶足爲後日覺悟之資。評 此處轉關，非絕頂聰明人不能。文 不幸而自喜，則一日之偶迷，遂積爲終身不返之勢。評 今人都被此苦，遂終無出頭日子也

文古人之學。非故迂其途也。誠審於得失之故。而知其途之不得不出於此耳。評便是天縱聖人也。須從這裏過。

或謂少年不幸學禪。不知埋沒幾許豪杰。吾謂果是豪杰。必不爲彼所埋沒也。夫子終日不食終夜不寢以思。便悟其無益不如學。朱子始參昭昭靈靈禪。後見延平。便悟其妄。此真世間絕頂聰明豪杰也。故人謂學陽明之學者。必皆世之聰明人。吾謂學陽明之學者。必皆世之不聰明人。唯其不聰明。故乍見崖略。便沾沾自喜。以爲道在是矣。若真聰明人。則必要討箇下落。更一步。便知上面更有一步在。那得爲彼所詿誤困苦也。

子曰君子謀道不謀食章

題中三箇轉身。一轉有一箇弊病。故一轉有一箇覺悟。其實君子只得一條路。無許多曲折計較也。

不謀食。正是謀道之精嚴處。

有一毫謀食之念。即是不謀道。不謀食。正所以謀道也。

謀道不謀食。兩項相足。雖不至皇皇謀食。亦未嘗有志於道。此種人正不少。欲自附君子。其實非也。

凡言在中者。皆不必言在中而在中者也。此意在旁人看。君子只有箇謀道耳。飯糗茹草可終身。玉食袗衣若固有。此正是在中。正是不憂。

學非所以求祿。而祿自在其中。則謂學不得祿者既非。而謂學必得祿者又非也。夫子所以又下末句。朱子註中亦著意在此一轉。只在其中三字。理會得好。此意自然分明。

朱子謂恐人錯認此意。似教人謀道以謀食。故又繳一句。則中二句下之轉折正解也。但須在論君子意中看出始得。若君子自

作商頌文同要詳矣。

憂謀相關。君子正有實做工夫處在。

[illegible]觀察傳者觀人。恆視其食之去就。以驗其道之淺深。評看後世人物。大約不出此。

子曰知及之章

有前節便有後節。後面工夫。只完得前面。而疎略不得。重仁守。是朱子指出體要。

不莊以涖之二節

莊涖禮動。雖似末節小疵。然是仁守後之不莊不以禮。其失甚微。與常人之不莊不以禮不同。乃是工夫圓滿盡頭處。正自不輕。

人於此說得淺忽。是粗看仁守爲主之語而失其意者也。

三者不可平排看。講仁守便是已知及之仁守。講莊涖便是已知

及仁守之莊涖。逐節要包上文遞下。將莊涖平排看。只是外邊末節從知及仁守說下。却是裏面工夫足。纔充得到此。雖似輕於知仁。然火候不到此便有弊病。不可畫以內外平分也。

講也統文云云。講病只坐粗。其所以粗者。將禮看成一件儀文法令作用之物。不是外面粗迹。但知仁者不可不用以濟世耳。不知在知及仁守莊涖後講。則禮雖節文之微。而動之之道却精即知及仁守莊涖而動不以禮。其所謂未善者。不過不能化行俗美。至至善之治耳。亦不到悖亂瞎担之云云也。須知此是極盡完備處。不是說治道要德又要禮。如道齊章所云也。

子曰君子不可小知章

此節只說觀人之法。不關自己志業。若云人當知此務為其大則

別出餘意耳。

註云此言觀人之法。若知受二字。已不是閉戶先生事矣。特所以
可不可處。原在君子耳。

不可須說得分明。是爲觀人言。不爲君子言。

知字從觀者見。受字從君子見。其不可小知處。正爲有大受在。
可大受。亦只在授之者身上講。

即有小知。不得掩却大受。

不可不是君子不受。

君子原不是小處不全。只不可以此知之耳。如乘田委吏何嘗不
分一職之用。但不可以此知孔子。

不可小知。只是不得以一長一技求君子耳。若謂君子不屑庶務。
不事功名。目爲高奇。焉可道之癡頑。亦可言大受耶。凡說

大話過火。便於理不切。

大受不必定建功立業。窮達常變皆有之。小知止是以一長細事

觀君子耳。或作小利近功說。非本義也。

君子大受。原不在時過上。

大受一字。強者穿入英雄隊裏。弱者止就福貴場中作令大語。徒

流露一副粗鹵眼孔。一片庸鄙心肝耳。直向學術原頭討取箇

大受下落。竟不放三代下人物在心眼間。方見本領。

觀人者胸中須先具得君子器識氣象。方見得君子盡。

可不可在君子身上看。止是道不行。不盡其用。在觀人者推論。則

可不可關係極大。不止是一人分上事也。

評流文世無隆功。由至人之量不盡。評宋之不逮於三代。不能知

用程朱耳。今人尚謂程朱有體無用。理學無救於宋之[illegible]不

謬哉。

程朱之不見用。真足爲三代後千年恨事。

聖賢失職。乾坤之不幸也。

子曰民之於仁也章

此節文法。是步步追出仁之無以尚意。水火於生人最急切。仁亦猶然。不但猶然。其急切更甚於水火。此是就利益上看。到下文蹈而死。又見水火尚有害患。而仁更無害患。又向利益急切外加一義。故首二句與下文自分界限。

子曰君子貞而不諒章

此與別章句例不同。無諒而不貞反對。蓋諒尚近君子邊事。非小人之所有也。

正是其理正。而固有精審貞體毅守意。合看乃得貞字之真。時文

泛說箇正耳。

朱裴文 以忠孝節義之美。而使人議之爲忿爲强者。皆諒之屬也。

評 可知有多少不恰好在。

子曰事君敬其事而後其食章

敬字是心。却貼定事上說。事食分明兩作。而字一轉。正復遡而。

王紀昭文 情出於公。公在而私附焉。翻 食亦公也。心係於此乃私耳。原評 讀此文方知因事說食。而排亦有誤人處。翻 天秩天祿皆是天理上事。因事說食。君臣之大義。行何誤人處看。原憲辭粟聖人不許。則辭廉亦非合義。但如後世事君。其初應舉時。原爲門戶温飽起見。一片美田宅長子孫無窮嗜欲之私。先據其中。而後講如何事君。便講到敬事。也只成一種固寵患失學問。

此便是先其食。先其食。則敬皆不敬也。故聖人下箇後字。後不是不要可知。故此題無竟置一邊不做之法。若論兩邊道理合一處。請敬事便是後食。然則後食也正是敬事。亦可但講後食而敬事在其中矣。聖人何用作此支離剩語。

後世事君。原只有一食耳。方其上學識字時。只爲此一字。及至服官。忽要他忠清起來。柢根已深。如何洗滌。即有一二勤慎。乃職亦止是善保祿位。就食字上加敬字粉飾耳。其本心全箇不是也。故義利之辨。須從上學識字時。講究起。乃得。即今讀文者。自已先搜剔此心。讀文欲何爲。苟本心未喪。自不屑爲醜惡之文。其上者或更有不屑者矣。

熊伯龍文 事君則必有事君之事矣。**評** 其字分明他作指君指臣皆非也。**文** 人臣所最難襲者。中心之謹慎耳。夫苟以謹慎爲本。

而疑民震主之才。俱無所施矣。【評】大言僞行。以權術作用爲事

者。皆大不道大不敬也。【文】人臣事君。凡有所爲而爲之者。皆食

之類也。【評】推廣言之。正不甚悶然。究其實仍爲食而已。

子曰有教無類章

有類定是曲說邪教。卽不然。亦止是迂拘訓詁。

類者卽流品種類之謂。無類正使之一於善。

子曰辭達而已矣章

文章之病。只是不能達與求多於達之外二者而已矣。三字兼括

二義。然看來求多於達外。卽不知達之妙。卽爲不能達。其實一

病而已。如近日時文。只恨不能達。何嘗求多於達外。然偏有許

多隔壁閙文排場鬼話。豈非不能達者。必求多於外乎。

惟其能達。故自已矣。其不已矣者。正爲不能達也。不能達。越不肯

已矣。不已矣。辭益不達。此古今文章之通弊也。

鄭際泰文 辭以稱言。此辭之所由起也。辭以宣心。此辭之所由美也。[評]當拈理字說。能達其理斯爲美。若止爲心不可明。以辭形之。則仍是所由起耳。

朱衍緒文 今天下之脩辭者衆矣。帝王之詔而或假以儒臣之纂組。不免口至而實不至。[評]漢高人關三章。勝後來詔令多矣。[文]訓詁之言而或繹大生徒之軌錄。文乃疑真而復疑僞。[評]君子語錄云。某在何須此文。春秋傳必須自做。正謂此也。[文]諫諍之章。字款未端。則煩蕪易杖厭聽之心。間遺之篇。情好未暢。則支浮終有猜嫌之忌。[評]陸敬輿之封事。蘇子瞻之尺牘。惟其達也。

陳朝輔文 好盡者之不欲爲簡。抑亦好盡者之不能爲簡也。[評]讀至此。二蘇未免氣奪。[文]已甚者之求爲可觀。抑亦已甚者之將

爲可厭也。評 此荀揚之不如孟醇也。

要知達是達甚麽。如何便能達。學者於此當入思議。不可徒倘辭求達也。

達之本領原難。

所達者何。今人但達辭耳。

言之不文行之不遠。聖人非欲省文。正爲文章家指出自古真訣耳。作文必先有義理。有意思議論。而後以章法句法字法達之。今人不復知本。作古文但講規模。作詩但講聲調。作時文但講圓熟活套。其言不文。先不可謂之辭。即有成辭者。亦止可謂之辭。不可謂之達。即有能達者。亦止可謂之達辭。不可謂辭達。達有所達者在也。今所達者何耶。

黃淳耀文 今天下之立言者。皆知之矣。非有所不得已於中。而奮

其私智。將以求勝於古之聖人也。非有所不得已於世。而飾其窕言。將以求悅於今之愚人也。是以道學分裂。六經乖離。而天下之說。日以扞格而不通云云。〔評〕文人只此二種。非有所不得已句尤好。可見達者達箇甚麽。古今文字之妙。聖人以一字括盡。後人發明此一字。卻又失聖人之旨。如退之子厚永叔子固子瞻論文。皆近似斯言。然實不得其本。何況時文流輩也。須知達是達箇甚。所以能達不能達。又爲箇甚。如此然後見達之妙。余嘗不自揣。欲取秦漢至今日文字。編爲一書。分爲四部。其大旨已被陶菴先生發凡矣。

後世講學書愈多。而學愈不達。只是妄自著書耳。

師毳見章

於毳之見中有聖人大用。道理只是平常。

卽不曾夫子。師自有相。但不知其爲道耳。

道無時無地不在。聖人只還他自然耳。然須知非聖人不能恰恰處處還他自然也。

有人道當然。有天道自然。有人物不知其然而然。第於聖人裁成輔相。充極細微。推達鴻廓。無不恰盡其所以然處。更須領會發明此一層。不到。下面數層都落空去。走入漆園瞿曇兩家門下而不知矣。

後進爲文。只巴攬大話爲妙。不知聖人之大。不靠此大話撐舉也要尋大話。便是不曾見聖人大處。論語中瑣瑣屑屑記載細事。都是聖人全身。所謂動周旋中禮者。盛德之至也。

首節

及階及席。一及字中。有滿堂行事在。

其在斯二句中。見賓友之揖讓見位次之尊卑。見指示之語氣。見
聳聽之情狀。

呂子評語正編卷十八終